

琉球大学学術リポジトリ

日本植民地期台湾「皇民文学」の総合的研究：
日本人・沖縄人の表現を中心に

メタデータ	言語: 出版者: 星名宏修 公開日: 2009-02-25 キーワード (Ja): 大東亜戦争, 皇民化, 優生学, 国語, 原住民 キーワード (En): the Greater East Asia War, assimilation, Eugenics, National language, native people 作成者: 星名, 宏修, Hoshina, Hironobu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hdl.handle.net/20.500.12000/8907

「雜婚」的危險性

但所謂的「與劣等民族雜婚」，「優秀的民族」其價值就會下跌」，是根據什麼？又永井的演講中並沒有具體描述所謂的「劣等民族」是指那種人。但在現實社會中，戰前「日本人」的「雜婚」對象，除了「朝鮮人」、「台灣人」之外，還有「中國人」、「大東亞」等諸民族。依據東京市衛生試驗所的石原房雄與佐藤一二三所做的「日華混血兒童的醫學調查」⁴⁷，「隨著時局的演進，日華兩國的國際關係會越來越密切，雖然應該避免日華混血兒問題的增加，但恐怕還是會有增無減吧，日華混血問題也會隨著頻繁接觸而增加，因此要對居住東京市的日華混血兒童做調查」。他所謂「時局的演進」，指的是1940年3月日本的傀儡政權，汪精衛「國民政府」於南京成立，同年11月正式承認締結日華基本條約。根據這項「醫學調查」，「日華混血兒童」的體格、健康狀態、學業成績，無論那一項都比「日本兒童」優秀，「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混血兒的愛國心問題。這是混血情況中最常出現，也是最棘手的。雖然調查結果比例是較優良，但仍是應該盡可能避免國家的混血問題」。

九州大學的水島治夫認為「內鮮混血兒的體格比純內地人、純朝鮮人還要優秀許多，混血在生物學上不見得不好，顯示有更好的優良結果」，然得結論如下。

今後，我們的民族欲進入更大的混血期。以純理論來看，今日有多種族混合的日本民族，即使以後有同種的血混入，在生物學上也應該不會產生明顯的壞結果。但因此讓我們現在就做出「與東亞諸民族混血亦無妨」的結論，還是為之過早。為什麼呢？因為在生物學上的混血沒有多大影響；但尚有社會、政治等等問題存在。

混血兒的缺點是將民族的所屬關係一分為二或二以上，另一方面也薄弱化國家的精神意識。日本民族與其它東亞諸民所生的混血兒，是否也和

⁴⁷ 石原房雄、佐藤一二三〈日華混血兒童的醫學調查〉《民族衛生》第9卷第3號（1941、8）頁162~164。

純日本人一樣具有相同的日本精神呢？⁴⁸（旁點引用者）

雖然小說〈時計草〉中描述「玄太郎落下的一滴血，傳給純、純的子孫，嚴酷的宿命，雜婚的孤獨。純對導致自己無從歸屬的血統，只能深嘆」（旁點引用者）。優生學者無法以「生物學」的角度證明混血兒的「劣等性」，只好以無法推斷的「愛國心」、「日本精神」的不足，做為對混血的批判依據⁴⁹。如此「折衷」的優生學想法，從當初優生學中的另一個人種差別理論的角度看，是自相矛盾的。優生學原本是「優越」的「白人」的學問，日本人面對「白人」時感到自卑，因此日本人的「優生學」與優生學原本之人種差別理論有著矛盾之處。納粹黨相信自己是「優秀的日耳曼民族」，與「劣等的猶太人」是完全不

⁴⁸ 水島治夫〈日本民族的構成與混血問題〉《台灣學校衛生》第5卷第2號（台灣學校衛生會1942、7）30~35頁。另、水島在人口問題研究會主辦的第5屆人口問題全國協議會（1941、11）上，以「內鮮混血兒的研究」為題報告，在這裡提出混血兒的體格較日本好優良的具體數字供檢驗。

另、1939年後，厚生省的高級官僚古屋芳雄，優生政策的代表思想者，他在1935年提出「民族的背叛」概念，對混血政策展開批評。「當甲種族來到乙種族的土地，在此地混血，經過長年累月，不知何開始甲種族絕跡，變成了乙種族的後代，回到原始的現象。今天假設風土全然不同的甲民族征服了乙種族，也佔領了那裡的國土。當然今後甲民族的文化會流傳下去。久而久之乙民族連自國國語都變得不會說。這樣的文化永久的持續著，之後這土地的文化只保有甲民族的文化。然而混血不一定這麼快的發生。在征服者自豪地情形下，又宗教、信條、風俗習慣相當的不同，混血的情形就會延遲，這就像住在黑人國白人的態度，在我國的愛奴人、台灣的蕃人的國居住的內地人的風俗，就可以很清楚的發現。但二民族很濃厚的雜居時，並不會一直保持其血統的純淨，兩種族的血會一滴一滴地融合。其結果會產生多數的新組織。即有像甲種族的混血兒也有像乙種族的混血兒，像甲種族的混血兒怎麼也無法適應乙種族的風土、氣候，長年累月下來就會慢慢地絕跡，以乙種族形質留下來，繁榮起來」（旁點引用者）。古屋芳雄《談民族問題》（人文書院1936、9）頁17~18。

⁴⁹ 厚生省預防局長高野六郎，在同時期對異色混血論展開論述，以下做些簡單介紹。高野說「今後許多日本民族的青壯年層在南洋地方活躍時，也將自身日本人的胚種撒布到現地民族裡。南洋住民血液中混雜著日本人的血液，並不會使其原住者的素質惡化。即日本人的素質輸出到南洋，對當地不會有很大的問題」。也認為會有「稍稍的利己感」，同時不能忘記「日本民族的原始地大和島根，其原住者的血液要極力的保護純淨。極力避免其他民族血液輸入為原則。就像保護日本國土一般保護著民族」。在日本混血忌避的理論，大部分都是批評與其他民族混血，而高野卻是表明拒絕「輸入」但贊成「輸出」。但「日本人的素質輸出到南洋」「日本人的胚種撒布到現地民族」，所生的混血兒又算是什麼呢？高野說「將非純血的日本種族，與日本民族區隔開來是重要的」。為何如此的混血兒，「不會使其原住者的素質惡化」，但「不光是智力、體力的低下，最怕的是大和民族靈魂的稀薄」（旁點引用者）。高野六郎〈南方發展與人口問題〉《人口問題》第4卷第4號（人口問題研究會1942、7）頁28。

同的，但日本人對同樣是黃色人種的朝鮮人、台灣人，卻難有納粹黨般的行為、作風。

《以大和民族為核心檢討世界政策》

1943年厚生省研究所人口民族部整合優生學者的見解，作成一《以大和民族為核心檢討世界政策》此一機密資料（以下略稱《檢討》）。關於《檢討》，John W. Dower 指出：「在當時這本書並未受到重視，在官僚政治上厚生省並非具影響力的部門，且正值總力戰之際，高層決策者根本沒有時間讀這四千頁的資料」，「因為它的問題意識偏離了能否實際占領統治此地域等當今急務，然而該書是具特別價值的歷史文書」⁵⁰。

本論非以分析膨大文書全體為目的，將介紹第二章「諸民族交涉理論的考察」第二節「民族接觸」第七款「混血問題」⁵¹。這款的總論部分主張隨著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對將發生的混血問題發出警告，「防止」混血的發生。同時應使用「血」、「土地」等納粹黨的字眼引發人們注意。

⁵⁰ John W. Dower 《人種偏見》（TBS 大英百科全書 1987、9）頁 313。Dower 分析此文書，「報告書對朝鮮人與台灣人的記述非常嚴厲。書中特別對他們在長期戰爭中適應肉體勞動。他們的高出生率、對日本化的抵抗、堪測戰略的位置，對帝國境內這些「難對付的人」必須特別小心才行」（345 頁）。

另、厚生省研究人口民族部為先驅所做《檢討》之前，在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後，1942 年 1 月 20 日陸軍省兵備課作成機密文書《從大東亞戰爭檢討我國國力》。為了在大戰中取得勝利，須要龐大兵力的軍部，有必要調度外界的團體，更優秀的「人的資源」。日中全面戰爭開始以後，多人死傷、加上出生率的低下，對軍部來說「保持兵力又要避免日本民族犧牲是件難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活用外地民族兵力是當今的燃眉之急」。當時在朝鮮、台灣已決定實施志願兵制度，進一步導入徵兵制，則是軍部開戰之後既定的方針。而且他們「外地民族」不僅是「兵力」，也包含在「勞力」當中。「勞力量的欠缺，須強化國民人力動員，現今以動員當地勞力者補充資源的不足，由於日本國內欠缺如此龐大的勞動力，活用外地民族如朝鮮人為主要方針」，「活用外地民族避免我國民族犧牲是絕對必要的」。優生學者們對被動員的朝鮮與「內地人」女性「雜婚」的危機感，在《檢討》中清楚的記載。

軍部作成此文書的目的，企圖在大東亞戰爭「完成此大業是我大和民族將永遠存在的力量依據」，「故極力避免我國人力的消耗」，「讓外地民族替我們分擔」。《隨著大東亞戰爭檢討我國國力》參照不二出版的復刻版（1987、7）

⁵¹ 《以大和民族為核心檢討世界政策》參照文生書院刊行的復刻版（1981、12）。文末括弧內的數字引用同書標示的頁數。

為完成大東亞共榮圈的世界史使命，現在我大和民族「血」流，為解放亞洲十億民族及永遠居於東亞共榮圈的指導位置，我大和民族的「血」必須深植在這土地上。(中略)然而大和民族的海外移住，當然不可避免和當地異民族有接觸，又異民族的混住，發生大和民族與異民族的混血也是極有可能性的。(303、傍點引用者)

其結論認為混血對日本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指導性並不是相當有幫助，那反而會攪亂種族的純潔性與文化的均衡性，其理由如下。

不用說就知道混血是可以及時防止其發生的，與比大和民族下級文化民族混血；並不會提升他們的程度；在同化政策的美名下；實質上反而破壞大和民族的統一性；結果導致文化水準降低到他們的水準，放棄了自身是指導者的自覺和力量。(304 頁、旁點引用者)

列舉《檢討》對雜婚的弊害及混血兒的缺陷。

雜婚的弊害

1. 雜婚大多是為滿足性欲的衝動，同時伴隨著品性的低下，沒考慮到優生學，逆淘汰（優生的因子被淘汰）容易發生。
2. 婚是與文化、傳統、社會制度相異的人種結合，會破壞其傳統的家族生活、節日的習慣、信仰、教育等。
5. 多數雜婚夫妻、比其民族平均的社會地位低下，智能劣等，故產生退化現象。

混血兒的缺陷

2. 平均的體質異於種族間所生的小孩，混血兒擁有兩人種的中間特質、或擁有完全不同的特質。
4. 混血兒身體的抵抗力較弱。
6. 混血兒的性格傾向依賴、趨炎附勢、無責任、意志薄弱、虛無、奢侈。
7. 混血兒不屬於雙親中任一的文化、社會。
8. 混血兒的國家民族觀念薄弱。

9. 混血人口愈來愈多時，會形成與父母不同的種族，漸漸與親系民族分離。
(305~307)

《檢討》對「混血兒的優劣」做了一項調查。內地人與朝鮮人的通婚中，有 1548 組的內地人女性與朝鮮人結婚。斷定「其婚姻的動機，最多為相愛的有 717 組，這是雙親不允許下私下密通的結果」。而且以此做結「本來以指導、征服民族的男子正被指導、被征服的女子結婚為支配關係原則。但這種關係在內地卻完全相反。(中略)住在內地的朝鮮人，大多為朝鮮的下層階級卻和指導民族的內地日本女性同居，其與內地女性結婚；一則能滿足其征服慾；再則因朝鮮男性與在朝鮮的內地女性結婚機會渺茫。內地女性與朝鮮男性結婚大多因為朝鮮人利用了內地女性的無知，誤認他們是內地人且被其花言巧語所騙，以致落得自暴自棄。(過度的內鮮一體論及創氏改姓形成的悲劇的一面，由於創氏改姓，故很難判斷其為內地人或朝鮮人)。因而，儘管生下來的混血兒其智能、體力與內地人沒什麼差異；但其性格乖僻、國家精神薄弱者很多。」(頁 329~330、旁點引用者)。但《檢討》卻完全沒有提及為何「朝鮮下層人民」在內地生活，其原因包括受強制的人民、及其在殖民生活的破綻⁵²。

「內台結婚」的理論

這時期，總督府將優生學者的憂慮放在一旁，為了實施「皇民化政策」，在台獎勵「內台結婚」、在朝鮮獎勵「內鮮結婚」。特別在朝鮮從 1936 年到 42 年間，擔任總督的南次郎，以「內鮮一體」為口號，強力鼓勵「內鮮結婚」⁵³。

⁵² 根據金英達的調查，1939 年 12 月「內地朝鮮人與內地人的配偶數」共 9760 組。其中夫朝鮮人、妻內地人共 9557 組，夫內地人、妻朝鮮人共 183 組。他/她們的職業別，朝鮮人男性 9577 人中，2508 名「古物商及商人」、1684 名「其他勞動者」、土木建築勞動者有 1211 名。他們的配偶，5322 名「其他」、1369 名「農業」、836 名「接客業者」、812 名「纖維女工」。

另、「在內地朝鮮人的婚姻件數」，1939 年 2350 件、其中有 38.1% 是朝鮮人與內地人「通婚」。1942 年合計 3113 件有 45.3% 為「通婚」。參照同註(42)、金英達〈日本的朝鮮統治下的「通婚」與「混血」〉33 頁的〔表 4〕〔表 5〕〔表 6〕。

⁵³ 參照鈴木裕子《隨軍慰安婦·內鮮結婚》(未來社 1992、3) 頁 78~87。南在 1939 年的

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宣傳部長大澤貞吉，於台灣的同會機關誌《新建設》第 14 號中發表〈徵兵制後實施共婚〉⁵⁴獎勵「內台結婚」。如同這篇文章的標題，於須注目台灣徵兵制（1943、9、23 閣議決定）決定後即發表的文章。大澤說「台灣在徵兵制之後緊接著來的是什麼呢？想必是內、台、高砂台灣一家的須認真思考的問題。」

他自己「回答」說「實現共婚促使台灣一家一體化」，「能有效的強化子孫人口的增加」。所以為此他提倡「內台結婚」。「為何在徵兵制決定實施後，要如此急速的呼籲內台結婚呢？當然大部分是為了能提升子孫的血種品質，且有效的與內地人家庭、親戚有深度接觸，透過這樣的生活樣式，感受到身為日本人的心情，沉浸在日本人的氣氛、環境中，期能接觸到日本靈魂的精髓」⁵⁵。

大澤的理論著眼於將「人的資源」「台灣人」更上一層的「皇民化」。但「結婚不單只是本人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能有優良的子孫。為此所謂的內台結婚，毫無疑問的是為了達到優良子孫的血統」，如同「為了達到這個偉大的目的」，引用「雜種強勢論」的看法（「混血者子孫優秀的說法，來自於目前為止的調查及學者的說明」），證明此說法。

但「雜種強勢論」並不是日本優生學界的主流，只是為了支持「皇民化」這個說法，在大澤的理論中讀不到優生學者對「與劣等民族雜婚」（永井潛）的危機感。但大澤的理論只是為了「對大東亞戰爭的感激能當皇國臣民」為目的，絕對不是為求台灣人的平等。引用小熊的說法「優生學派不從同化政策來保護朝鮮人或台灣人，這是自不待言的，而朝鮮總督府也不主張平等。也就是說皇民化政策是單方面動員，抹殺民族的獨自性，另一方面，優生學者只是為避免異民族的流入，優生學者唯恐以差異為基礎來區別民族將會遭到動搖⁵⁶」。

訓辭中提出「所謂『內鮮一體』指的是彼此攜手同心、相互融合，非不徹底的。但為何心手相連者，一但分開後會變得像二個個體。就像勉強水與油融合般，雖第一眼見其是融合的，但仍不完全。形、心、血、肉皆為一體。」同書頁 84。

⁵⁴ 大澤貞吉〈徵兵制後實施共婚〉《新建設》第 14 號（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 1943、11）

⁵⁵ 當然大澤也明白其困難，「到目前為止，內台結婚不一定都很順利。我也常想受異樣眼光、背地裡的閒話，還會幸福的內台婚姻少之又少」。

⁵⁶ 同註（19）、小熊英二〈皇民化對優生學〉頁 259。

三、「血液」的政治學

「內地人」作家的「血液」

本論為取坂口禱子的小說〈破壞〉與〈時計草〉，檢討當時各理論中所表現的「血液」。坂口的作品中，亦也其它如黑川創所指出的〈曙光〉（《台灣文學》第3卷第3號1943、7），即是以「優性思想」為題。及「鄭一家」（《台灣時報》第261號1941、9）所談及的「內地人」與「本島人」的混血問題，被評為「戰後代表作」⁵⁷的〈蕃地〉（《新潮》1953、10）都與〈時計草〉一樣描述同一題材。

對「血液」的關心，不僅只有坂口，在「皇民化期」⁵⁸的台灣文學中可見諸多形式作品。庄司總一的〈陳夫人〉是一篇具代表性的文章，從正面詢問混血兒的自我認同，造成極大迴響⁵⁹。1943年8月在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席上，獲選大東亞文學獎的此部作品，第一部「夫婦」（1940、11）與第二部的「親子」（1942、7，皆由通文閣出版），「描寫嫁給台南資產家陳一家的長男、陳清文的日本妻子安子，其多難的半生的長編文章」⁶⁰。此篇小說的重要人物清子，由「內台結婚」夫婦所生，其被評為「通過文學作品，暗示實地解決內台一體化」⁶¹。她被親戚的小孩所嘲弄「TOOA（家鴨的雜種），煩惱「自己是內地人也是台灣人。那樣的話，不是二者都不是嗎？」，作品結尾接受自己為台灣人的事實—「在我的身體裡流著父親、祖先的血液。……我終於可以肆無忌憚的說我自己是台灣人」一。

⁵⁷ 同註（25）、頁141。

⁵⁸ 所謂「皇民化期」的概念，參照李郁惠《台灣的日本語文學研究》（廣島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2000、3）頁34~35。

⁵⁹ 參照拙作〈讀大東亞文學獎得獎作《陳夫人》〉《季刊中國》第52號（季刊中國刊行委員會1998、3）。

⁶⁰ 同註（21）、尾崎秀樹〈決戰下的台灣文學〉頁140。

⁶¹ 戶川貞雄（日本文學報國會事業部長）〈得獎的二作品〉《文學報國會》第2號（日本文學報國會1943、9）第2面。

台灣「皇民文學」的「血液」

不單只有「內地人」作家，刊載在與坂口〈曙光〉同號的王昶雄〈奔流〉（《台灣文學》第3卷第3號1943、7），也將主角設定為娶「日本人」妻子，向皇民化邁進的「台灣人」。還有所謂「皇民作家」的周金波、陳火泉，他們的作品中「血液」的表現頻頻出現⁶²。

首先在周金波一系列小說中，可讀到他摸索成為「日本人」／「皇民」的「方法論」。為了「清淨」「我身體所流的血」，寫了一篇文壇初作〈水癌〉（《文藝台灣》第2卷第1號1941、3），描寫身為「同族中心的治療師」向皇民化邁進的主角。其代表作〈志願兵〉（《文藝台灣》第2卷第6號1941、9）則是寫為求能以血書志願，並以「流血」手段成為皇民的「志願兵」。他也曾寫下一篇奇妙的小說〈讀者來信〉（《文藝台灣》第4卷第6號1942、9），藉由入籍為日本人，以期實現「血液的轉換」與「獲得堅信不移的日本人信念」。

還有一位著名「皇民作家」陳火泉的著作〈道〉（《文藝台灣》第6卷第3號1943、7），描寫沒有「日本人血統」的主角，藉由「天皇信仰」（＝「歷史磨鍊」），企圖超越「人種根源的不同」，最終當「志願兵」（「流血」），企圖「創造血的歷史」的決心雖失敗，但在主角所作的和歌中「雖然自以為在日本國的這個軀體內，可悲啊，卻沒有那天生的血液呀！」，表現了作者自身的悲痛。陳火泉的另一篇〈張先生〉（《文藝台灣》第6卷第6號1943、11），描寫透過「精神的血液國語」，教導台灣人「日本人的心」的教員，為解決「無法述說光輝的日本歷史是我祖先的歷史的煩惱」＝「高貴血的素質問題」，在這裡主角也志願當「志願兵」。

在周金波、陳火泉的「皇民文學」中，皆描述其應否定其自身的「血」。為求成為「皇民」，要「換台灣人的血」，志願當「志願兵」，是典型的解決方法。在這些作品群中，與〈陳夫人〉相比較之下，其正面的描寫清子驚覺「自己是

⁶² 引用同註（58）的李郁惠援用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岩波書店1996、3）的「言語民族主義」、「血族民族主義」的概念，談論周金波、陳火泉的作品。參照李郁惠頁12、頁39～41。

台灣人」，意義十分重大。

就算如此，陳紹馨還是以疑問的方式評論庄司總一〈陳夫人〉—「真的無法跨越『血』這命運的障壁嗎」⁶³—如同這端的表現，對台灣人來說，要跨越與日本人間「血液」的「障壁」，是相當切確的課題。如「皇民文學」中其解決的道路為當「志願兵」，陳紹馨結論說「所謂血的不同，指的是在多數的場合不同的運命共同體中，文化、歷史形象的不同」，而「大運命共同體下卻能完全的融合，故「血」是能跨越的」。而他所說的「大運命共同體」指的是「建設道義的大東亞共榮圈」。誠如李郁惠指出，「台灣為掙脫本身的『外地性』，需要南方這個比自己距離更遠的『外部者』」⁶⁴。

這麼看來，陳紹馨所指的「血」與對周金波、陳火泉而言的「血液」，不是優生學上的問題，更是象徵/文化概念的「血液」。那是象徵「日本人」、「台灣人」的「障壁」，為此成為「志願兵」「流血」，或以「大運命共同體下完全的融合，可能超越那「障壁」」。對此「日本人」作家所描述的「血液」，如坂口禔子、庄司總一的作品可見出端倪般，內台結婚及其結果—混血，是實體的「血液」，也是在優生學上的課題與連帶影響吧。

優生學派的「皇民化」批評

「台灣人」的「皇民文學」所表現的「皇民」戰略—成為「志願兵」，以「流血」、與成為「日本人」對等的「皇民」—對總督府的「皇民化政策」而言，或許是正中下懷。「皇民作家」的作品在當時被給予「極高」的評價，〈志願兵〉

⁶³ 陳紹馨〈小說《陳夫人》第二部中出現的血的問題〉《台灣時報》第276號（1942、12）頁116。

⁶⁴ 同註（58）、李郁惠《台灣的日本語文學研究》頁43，另藤井省三的說法也十分有趣，如下。

「〈志願兵〉的場合，是作者自身皇民化的結果，成為志願兵，藉由描述其心理過程，觀看其心理，並自問「我」到底是何人。不是大日本帝國陸海軍的士兵，也不是日本人，喚起其徹底的認識。另一方面，在戰場上的志願兵青年們，藉由流血，獲得與日本人對等的感覺，且察覺比中國大陸及南洋周邊地區，台灣人更有文化的優越感。將其感覺作品化。台灣公眾，透過閱讀想像，在論理、感情上我們並非日本人，且在日本的新占領地〈大東亞共榮圈〉諸地域的民眾是相異的一個共同體。藤井省三（〈「大東亞戰爭」期的台灣圖書市場的成熟與文壇的成立〉《甦醒的台灣文學》（東方書店1995、10）頁102。

的作者周金波被選為大東亞學者大會的代表，陳火泉的〈道〉則為芥川獎的候補。但即使「台灣人」、「朝鮮人」再怎麼地流血，對優生學者而言，「日本人」的優越性是毫無疑問的。

這裡紹介岩倉具榮的見解，其從優生學的立場，反覆地對人口問題積極的發言。1942年5月「大東亞建設審議會答覆」⁶⁵中，決定關於「保持大和民族純一性」的要求，在「有識之士的共識」同意下，表明「日本民族與他民族無限制的混血，造成在發達階段相異的諸民族間與日本內地人同一條件的待遇，不一定親切、也不一定公平。最該憂慮的現象，如下所述。在大東亞國家乃至民族間，容許保有其各自的主權，全然以平等的資格奉天皇為盟主」⁶⁶。岩倉的想法雖將各民族「擁有自己的權力」行為正當化，但優生學者對他民族的權利，所發表一見「肯定」的發言就沒那麼珍貴了。

這典型的言論，將能對人口問題研究會有所「建議」。在1932年11月設立的人口問題研究會⁶⁷的活動中，這當中最重要的是六屆的人口問題全國協議會。該會同時身兼政府諮詢機關的角色，在1937年11月的第一屆協議會中，

⁶⁵ 在大東亞戰爭開戰不久後的1942年2月，東條內閣為了「關於大東亞建設能綜合化、總企畫的實行及將國家總力發揮的淋漓盡致」，所設置的「大東亞建設審議會」，由「當時國內政府、軍部、政界、實業界的指導性人物」組成，負有「秘密會議的性格」。在同月27日舉辦的第1屆總會中，提出了4項質詢（質詢一「關於大東亞建設基礎要件」、質詢二「大東亞建設處的文教政策」、質詢三「大東亞建設的人口及民族政策」、質詢四「大東亞經濟建設基本方策」），由各部會對其作出討論。

本論關於質詢三「大東亞建設的人口及民族政策」，具體的部分「大和民族為實行大東亞戰爭，具體實現以帝國為中心的大東亞新秩序，所以有關對大和民族人口的增強及配置等人口政策，須加緊確立對東亞諸民族的方針」，厚生大臣小泉親彥擔任部會長並於第三部會中，對此討論，在5月6日的部會中決定答覆，並於5月21日的第3屆全體大會中由全體決定。參照石井均《大東亞建設審議會與南方軍政下的教育》（西日本法規出版1994、10）。

在「大東亞建設人口及民族政策答覆」的「根本方針」為「大東亞人口及民族政策的目標為，求以大和民族悠久發展為中心，在大和民族指導下，大東亞諸民族能各得其所，並依其特性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特別在「第三、大和民族的配置方策」中，優生學者的混血批判理論被政策化，「(5)儘量避免大和民族與他民族的雜居，並強化對現地定住者的指導及團結措置」、「(6)為保持大和民族的純一性，須對現地定住者家族及其同伴實施必要措施」等。有關第三部會審議的概略及質詢案，收錄於石川準的浩瀚的《國家總動員史》資料編第四（國家總動員史刊行會1976、3）頁1270~1274。

⁶⁶ 岩倉具榮〈大東亞人口政策〉《人口問題》第5卷第1號（人口問題研究會1942、9）頁19~20。

⁶⁷ 關於人口問題研究會，參照註(6)的高澤淳夫〈戰時下人口問題研究會與人口問題研究所〉。

曾提案建議「關於人口問題設置一國立常設調查機關」，結果就在厚生省下設置了「人口問題研究所」。而且在大東亞戰爭中召開的第五屆協議會（1941、11），採取「促進人口政策實施為議案」⁶⁸，其內容為「建設東亞共榮圈，及求其永久發展為藍圖，應適當地確立皇國民族指導力的確保，為此就人口配置上，應盡速共同確立國土計畫及指導圈內他民族的方針」。

在最後一次大會，即第六屆協議會（1942、11）中，提出了「促進結婚建議」及「關於大東亞建設地民族人口政策建議」⁶⁹。後者的建議計有「為適當地配置內地人人口於大東亞圈內（中略）努力保持血液及文化的純一性」，及「尊重圈內諸民族固有文化；避免以統一主義控制，以文化漸進方式、適切的措置，建立以皇國民族為中心的大東亞圈建設」（旁點引用者）。「尊重圈內諸民族固有文化」、其明確的主張意識為批判「統一主義」，是當時在殖民地推行的皇民化政策。而且與岩倉具榮的「許容」、「保有其各自的主權」說法相通。

金關丈夫的優生學

在研究台灣的優生學及皇民化問題之際，台北帝國大學的金關丈夫提出了一些不能忽略的論點。

金關丈夫從京大醫學部畢業後成為了該部解剖學研究室的助手，不久後便開始研究人類學。他的老師清野謙次是日本民族衛生協會的評議員，他用人類骨頭各部的測量及統計方式來研究，是戰前日本人類學者的代表⁷⁰（1927年金關最早的著作發行，《人類起源論》就是與清野的共同著作，在那之後陸續有他們共同著作發表，因此成了金關的研究夥伴）。而清野也成為了人類學學界中大東亞共榮圈論點的擁護者。在1944年的《日本人種論變遷史》，他排除人種之

⁶⁸ 參照〈財團法人人口問題研究會主辦第五屆人口問題全國協議會〉《人口問題研究》第2卷第12號（厚生省人口問題研究所1941、12）100~101頁。

⁶⁹ 參照〈財團法人人口問題研究會主辦第六屆人口問題全國協議會〉《人口問題研究》第3卷第11號（厚生省研究所人口民族部1942、11）65~67頁。

⁷⁰ 關於清野謙次請參照坂野徹〈清野謙次的日本人種論—大東亞共榮圈及人類學—〉《科學史・科學哲學》第11號（東京大學科學史・科學哲學研究室1993.7）及同注（19）、小熊英二〈皇民化對優生學〉58~270頁。

「優秀」、「低劣」觀點，而做出「若是比較各人種的體質就可得知，即使某些地方較其他人種進化，但其它部份仍是較為原始，不會有某個種族是特別優秀的情形。」之論述。這樣的見解就是金關在〈軟部人類學〉中所述的：「人類中是不會有某人種其一切都比其他人類進步的，但若欲比較各人種在生物學上的優劣，一定得多方面充分收集有關（人類進步、緩慢）決定性變化的資料，將其綜合比較。但其結果，當然只發現（人種間差異）相對的差異點。」⁷¹與金關的結論有相符之處。

納粹黨的人種言論以雅利安人種的優秀性是不容侵犯的作為前提，與相異的清野的思想卻成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

同樣在《日本人種論變遷史》，「世界上能有許多人種的存在的理由，是這些人種的長處能補足其他人種的缺點，這恰好和大東亞共榮圈結成的理念相同，（中略）當然從文化發達的程度來說，各民族發展都有其各個階段，其能力亦不相同。然而，在適合自己的地方盡情發揮自己的能力則是目前開發大東亞共榮圈有效的手段，所以產生了應該加強保護優良民族增進其人口增加」這樣的主張，這和我們之前所介紹的厚生省研究所的《檢討》這本書相符⁷²。

1936年任職於台北帝國大學教授的金關，於3月下旬至台灣赴任擔任解剖學第二講座，一年半後活躍於日本民族衛生協會的永井潛以醫學部長的身份（任期為1937年10月至39年7月止）來到了台灣。

金關不只專門從事醫學研究，在「皇民化」不斷破壞之下，他為了保存台灣民俗，在1941年7月創刊的雜誌《民俗台灣》中身負重任，擔任《民俗台灣》經營中心的會員，批評皇民化政策而深受肯定的金關，對於「混血」觀及優生思想抱持著何種態度呢？

我們就從金關的論文〈皇民化和人種的問題〉（《台灣時報》第253號1941.1）討論起。這是總督府雜誌《台灣時報》的特集〈皇民化的再檢討〉中的一篇。

⁷¹ 引用金關丈夫〈軟部人類學〉（《人類學先史學講座》第16卷 雄山閣1940.7）《形質人類誌》（法政大學出版社1978.12）233頁。

⁷² 同註（19）、小熊英二〈皇民化對優生學〉頁268。

金關論文的開頭中以「生物的集團」：「人種」這個觀念是相異於「民族」的，但這兩者卻時常被混為一談，喚起人們的注意。此外，關於台灣本島人的皇民化從人種學上的問題點來看，有「混血的問題」及「優生的問題」二個課題（「因混血政策而人種的融合，因優生政策而人種的改造」）。他說「第一個是混血的問題。要是說會產生什麼問題的話，那我們不得不說人們將能期待藉由混血產生更多更優秀的子孫。在不能滿足這樣的期待下胡亂的獎勵混血，不過是提早了種族的沒落。那就不配做為皇民化的手段」。因為如此金關說：「討論內地人和本島人的血統時，先調查歸納實際例子是最安全的，以娶本島人子女的內地人家庭，或娶內地人的本島人家庭為實例，就其子孫的繁殖率，優劣性等用統計學來做個別調查考察的必要的」。在他的說法中開始做調查的結論是「前途遙遠」，且用「常識來想像」的話，「這兩個種族間的混血在生物學中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今日我們統稱為內地人的人們之間仍有人種的差別」，像這樣若是「內地人相互結婚沒有問題的話」，那我們也能說「台灣本島人及內地人間的混血是沒問題的」。到這裡所說的論點的論述方式和第二章介紹的石原房雄及佐藤一二三的〈日華混血兒童的醫學調查〉或水島治夫的〈日本民族構成及混血問題〉大致相同。

根據內地人的混合民族說，認為和本島人的混血在生物學上並無問題的金關，不忘加上「不是人種的差異，民族性的差異才是家庭維持的障礙。至於是否會影響子孫的量或質，則又是另一問題」。也因此他認為「普及、獎勵混血理念的同時，也必需加強優生指導的政策」。

金關很明確的提出以優生學為根據的理論。「現在的情況下，提高本島人的體質及才能，為了創造優秀的皇民所實施的優生政策是相當吃緊的事」，正因為「本島近年的生殖率相當高」所以「並不單單只是『生產繁殖』，必需生產繁衍出優良有價值的」。金關進而說：「如果只是為了增加成天跑醫院看病、虛弱的人，或終生在監獄服刑的罪犯，那就沒有犧牲的必要」，「要是沒有卓越能力（的話）；不管再怎麼繁衍；說國語、改內地姓名也是沒用」（引用重點處）。而且在最近的調查中，本島人因為遺傳的體質有很多是色盲患者的傳聞，及肌肉的活動力較內地人要差等問題被提出來，因而主張應該好好為將來思考的良策。

「在南方我們的國民被迫要與新的民族接觸，鑑於今日情勢已不再只是台灣人皇民化的問題」以此論點作結的金關強調在總督府中確立厚生科學，根據其結果有必要加強實行優生政策。金關述說優生政策重要性的文章，不止如此。同樣在《台灣時報》刊載的〈納粹黨政府給德國青年男女的結婚十戒〉（《台灣時報》第 252 號 1940.12）中也主張，「若認為將廣大的東亞民族的將來扛在肩上，是今日日本的責任的話，那一定得教養孩子」，為了避免「將來對國家沒貢獻」、「或是生出大量資質差的孩子」，應該像納粹黨一樣，將之做為國家事業，致力於遺傳現象的研究。

金關這樣的主張和皇民化政策之間的關係為何呢？戰後歷史學家ねずまさし舉出金關〈皇民化和人種的問題〉這篇論文，並給與金關這樣的評論：「論調相當慎重，由前項形式的皇民化政策來看是一篇有力的反對論」⁷³。

ねず又說：「在金關的論文中提到台灣人的高色盲率及肌肉活動力差的部分，是對混血政策的批判，也就是對皇民化政策的批判」。這樣的解釋適當嗎？如在本論文中所介紹的，討論「日本人」和「台灣人」間的「混血」之際，被視為是「民族性的差異而非人種差異」。所以「統計學的」調查是不夠完整的，但在「生物學方面」，混血「並沒有很大的阻礙」，如此金關的想法與優生學者大致沒有出入。ねずみ所指出的色盲及肌肉活動力的問題，是用來強調優生政策的必要性。即使金關意圖批評皇民化理論，他也不能無視形成這些理論的言論。在優生學者「批評」皇民化理論中所包含的差別意識，即有此檢討。

的確，金關對當時因皇民化政策而推動的「國語」普及化、「改內地姓名」等在「要是沒有卓越的能力（的話），不管再怎麼繁衍，說國語、改內地姓名也是沒用」之前提下，並沒有積極表現出贊成意見。但他對「劣者」的視線（=優生學），及對台灣民俗的喜愛（=「批判」皇民化）——「尊重圈內諸民族固有文化，避免用統一主義控制，以文化漸進的方式、適切的措置，建立以皇國民族為中心的大東亞圈建設」（〈大東亞政策中有關民族人口政策建設的建議〉

⁷³ ねずまさし〈皇民化政策和《民俗台灣》〉《日本民族文化とその周 歴史・民族編》（新日本教育圖書 198010）頁 505~508。

同註 69)——和同居的構造，應該是最大議題⁷⁴。

小林井津志〈篋麻長了〉

在殖民地時代末期興起於台灣文壇的小林井津志擔任公學校的老師，在《文藝台灣》及《台灣文藝》中發表小說，處女作〈石男〉（《文藝台灣》第4卷第4號1942.7）是敘述台灣南部屏東附近的公學校老師，描述與學生之患有精神疾病的兄哥相識的故事，是一部與眾不同的作品。同年，小林在《文藝台灣》關於作品中欲提出的主題，及關於場所的調查，他回答：「因為自己從事教育的工作，所以想寫出一些能描繪出台灣孩子的模樣的作品。（中略）我要用認真的態度寫出天天在皇民化訓練下南方的孩子們坦然的步代與真實的姿態，不是基於對其的興趣，而是認真的心情」⁷⁵表現出小林思想的作品〈篋麻は伸びる（篋麻長了）〉被刊登在台灣文學奉公會雜誌《台灣文藝》第一卷第5號上（1944、11）。

小說的主角「我」是台灣南部國小的老師。他在荒地種植飛機的潤滑油篋麻，連暑假也依然每天和本島人的小學生們揮汗工作。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在台北上大學，表弟育夫的信。父親是本島人，母親是內地人的育夫，在中學時代母親就辭世了。今年的四月，他唯一的妹妹也死了。現在只剩他和「本島

⁷⁴ 文藝評論家村川湊提出金關的人種學並批評他「冷淡的視線」如此所述。「假裝科學的『文化論』問題故很嚴重」。此外他還問「對金關丈夫而言，高砂族、台灣人及日本人到底是什麼呢。那是不斷地詢問就人類學者解剖學者而言的『人類』究竟是什麼？人類學者往往助長了『人類』的偏見及差別看法。他們由頭蓋骨大小、皮膚顏色、骨骼、大腦重量、血型等進化程度去判定其優劣。（中略）蒐集台灣人的『陋習』，用統計、科學方式找出歧視『台灣人』的根據，不是絕對不會有的事嗎？至少金關丈夫在他以日本人為主體的《台灣民俗學》中認清這種危險事了吧？」。這值得我們思考。請參照川村湊〈《民俗台灣》的人們〉（「大東亞民俗學」的虛實）（講談社1996.7）頁118~139。

但是川村的見解立刻引起反論。和金關同為民俗台灣的核心人物的國分直一〈《民俗台灣》是如何的運動呢？—有關川村氏の見解〉《しにか》1997年2月號、大修館書店（1997.2）頁122~127。及張美惠〈金關丈夫及《民俗台灣》及台北帝大〉《日本歷史》1997年12月號（吉川弘文館1997.12）頁60~64。此外，垂水千惠在〈呂赫若和《陳夫人》〉中也說：「川村對《民俗台灣》的評價很嚴苛」。但對川村的這些批判，都針對川村以金關的優生學思想為題，且未作正面回答，令人失望。在本論中無更多申論，但對於金關學問領域中的一大重點「形質人類學」研究手法，在史帝文·J·古德（Stephen Jay Gould）《增補改訂版 計測人類的失敗》（同註41）中有必要再進一步檢討。

⁷⁵ 小林井津志〈雜助〉《文藝台灣》第5卷第1號（1942、10）頁34。

人」的爸爸生活在一起，有很多的煩惱。看了此信的「我」趁著 麻的栽培作業告一段落便出發前往台北。

好久沒造訪的育夫家，籠罩著冷清氣氛。育夫的母親在世時，「這個家快樂和諧。現在想來阿姨真是這個家庭不可缺的人啊，(中略)引領著本島人的叔叔成長，即使有接連不斷的操煩，她卻始終堅忍，體現了日本婦女的偉大傳統美德。雖然相當樸實，但仍一心一意執著、努力作個好皇民」。

育夫的煩憂是對「本島人」的父親感到反感，且他因「混血」而對自己的身份感到不安，前已介紹過的〈陳夫人〉清子和育夫也有相同的困擾，但作品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風格。對於育夫的詢問：「我是本島人？還是內地人？」「父親是本島人。母親是內地人。那我呢？」「我」再三強調重要的並不是「本島人」或「內地人」的問題，而是「皇民」的問題。

「本島人——不好嗎？難道以自己是本島人為恥嗎？重要的不是到底是不是本島人；而是到底是不是皇民。(中略)日本這個國家應是不拘泥於這種小事的。有著可洋灑述說的珍貴三千年歷史，當然多少會有矛盾。在育夫心中也會因自己是本島人而感到羞恥，而內心交戰吧？這是當然的事。但台灣人民現在不也正在努力跨越嗎」。(引用重點處)

「我們不可忘記，現在的台灣高漲著亟欲成長茁壯的生命力量。那是多棒的力量，迅速將每個小問題解決的台灣強大力量，大家須盡快將這股力量結合起來。國小孩童們全都不猶疑地跳進這主流中，而僅從國民學校畢業的青年也一樣，沒有怨言也沒有藉口。我想現在台灣的主流屬這群青年，他們能立即付諸行動是很幸福的」。(引用重點處)

「知道了吧！知道後就沒有藉口了。用編織藉口作為變為日本人的手段。像育夫般，有這樣立場的青年，若現今還在苦惱那就麻煩了。現在的台灣青年，欲超越血液限制成為日本人，進而努力讓自己成為高尚日本人。在育夫體內所流的血應該是和我們的是相同的吧」。(引用重點處)

為了讓「那個替自己找藉口，考量社會現實面」的育夫看見「本島動態」，「我」叫他和小學生們見面。兩人一起回南部，這群小孩子在惡劣環境下卻很

成功地栽培出「麻」，「在台北土生土長」，「卻不知台灣真實一面」的育夫，在看到那些「已經成為優秀的日本人，卻沒有矛盾感的」孩子們健壯的身影後，育夫就能掌握住「那股看不見的驚人力量」。

「育夫思及此，覺得倒也不是完全不合理的。但，這是從舊時台灣來看，現在我們應更深刻地來思考全新的、脫胎換骨的台灣。這也是居住台灣的人們—內地人及本島人在共同的理念下必須這樣做的時刻了。換言之，身為皇民應該更努力。要是認為不夠格作皇民的話，就該更努力接受指導，這並不只是自己的進步而已。如此看來育夫是站在最佳立場」。

「我懂了。而且內地人及本島人也對同樣的事感到快樂，對同樣的事感到悲傷……」。「若是這樣，內地人和本島人間已沒有惱人的區別了。」（引用重點者）

育夫回台北不久，「本島人」的徵兵制就實施了，而小說也進入尾聲。「育夫應該是非常快樂，此外，台灣的青年們應該是非常感激。道路的篋麻、學校的「麻」也都在這喜樂中快速成長」。

「每天在皇民化訓練下南方的孩子們真實的姿態」，同時在這「新的台灣、蛻變的台灣」中，「本島人、內地人之間已沒有惱人的區別」，「沒有任何的藉口」，在他那部描寫成為皇民過程的小說中，象徵「內台一如」的是對「本島人」實施徵兵制的決定（1943.9.23）。以皇民化理論為主的這篇作品是，藉著「流血」成為「志願兵」，台灣人的「皇民文學」描寫台灣人欲成為與「日本人」同樣、平等的「皇民」，即從「日本人」這一方反映出的文學作品。但是身為「本島人」的周金波或陳火泉，由於其「本島人」身份，無法擺脫來自「內地人」的差別待遇，不得不選擇「流血」（當「志願兵」）的手段。「日本人」作者小林氏以解決「混血」青年之煩憂的方法，拋棄「藉口」、加入「皇軍」（「志願兵」／徵兵），他相當輕鬆地號召：「出發參加轟炸行動的各位青年啊，全都是與育夫同齡的青年。搭乘那架飛機的人或許也是這樣的青年，他們志願參加戰爭是沒

有任何藉口的。(引用重點處)

然而，儘管作者小林氏欲替「台灣青年」的「感激」代言，大東亞戰爭開打不久，「因為極力避免我國力耗損」、「活用外地民族兵力乃當今燃眉之急務」(引用重點處)。要於殖民地導入、實施的徵兵制，早在這個時點上就被決定了⁷⁶。在陸軍徹底冷靜的意志和「機密資料」的真心話中，努力避免「我國人力」「耗損」，但並不包含「外地民族」。「超越血液成為日本人」是不需「藉口」的，一再強調「內地人」的作家小林氏在比較「本島人」「皇民作家」的苦惱時，是相當單純樂觀的。但是不管怎樣，他已經天真地相信了，然對「內地人」來說，「惱人的區別」仍是嚴然必要的。本論明確地指出這種「區別」，或是像陳紹馨說的為了「科學化」證明「命運的障壁」—「血」的「不同」，批判皇民化的優生學者製造的「藉口」。

但不論是皇民化論者或是「批評」其主張的優生學者，都認為「內地人」比「台灣人」或「朝鮮人」及所有「大東亞」民族較優秀，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落後」的他們／她們在「崇高」的日本戰爭中該如何動員，兩者在方法上、觀點上都有相異處。為了對殖民地人民在持續的差別中動員，兩者都有必要做「惱人的區別」⁷⁷。

本文原載於琉球大學《法文學部紀要—日本東洋文化論集》第七號(2001年3月發行)

⁷⁶ 同註(50)、陸軍省兵備課《從大東亞戰爭檢討我國國力》頁47、頁64。

⁷⁷ テッサ・モーリス＝鈴木(Tessa Morris-Suzuki)說：「檢證國家政策，可知同一律與排中律是一體兩面的存在，同化政策製造差異(差違)。(中略)除了日本國民中的某個團體，因這些人不是「真正的日本人」，所以必須制定同化政策，這就是明顯在製造差異(差違)吧，而且是極為暴力的差異(差違)。」〈尋問テッサ・モーリス＝鈴木氏 從北方的歷史談近代〉，參照《週刊讀書人》第2356號(讀書人2000.10.6)頁2。